全唐文/卷05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作者：韓愈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為裴相公讓官表

臣某言：伏奉今日制書，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承命驚惶，魂爽飛越，俯仰天地，若無所容。臣某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

臣少涉經史，粗知古今，天與樸忠，性惟愚直。知事君以道，無憚殺身；慕當官而行，不求利己。人以為拙，臣行不疑。元和之初，始拜御史，旋以論事過切，為宰臣所非，移官府廷，因佐戎幕。陛下恕臣之罪，憐臣之心，拔居侍從之中，遂掌絲綸之重。受恩益大，顧已益輕。苟耳目所聞知，心力所迨及，少關政理，輒以陳聞，於裨補無涓埃之微，而讒謗有邱山之積。陛下知其孤立，賞其微誠，獨斷不謀，獎待逾量。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，有神聖之姿，啟中興之宏圖，當太平之昌運，勤身以儉，與物無私，威怒如雷霆，容覆如天地。實群臣盡節之日，才智效能之時。聖君難逢，重德宜報，苦心焦思，以日繼夜。苟利於國，知無不為，徒欲竭愚，未免妄作。陛下不加罪責，更極寵光，既領台綱，又毗邦憲。聖君所厚，凶逆所仇，闕於防虞，幾至斃踣。恩私曲被，性命獲全，忝累祖先，玷塵班列，未知所措，祗自內慚。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，委臣以燮和之任，忘其陋汙，使佐聖明。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廚，高宗登傅說於版築，周文用呂望於屠釣，齊桓起甯戚於飯牛，雪恥蒙光，去辱居貴，以今準古，擬議非倫。陛下有四君之明，行四君之事；微臣無四子之美，獲四子之榮。豈可叨居，以彰非據。

方今干戈未盡戢，夷狄未盡賓。麟鳳龜龍，未盡遊郊藪；草木魚鱉，未盡被雍熙。當大有為之時，得非常人之佐，然後能上宣聖德，以代天工。如臣等類，實不克堪。伏願博選周行，旁及岩穴。天生聖主，必有賢臣，得而授之，乃可致理。乞回所授，以葉群情。

無任懇款之至。

進撰平淮西碑文表

臣某言：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，以收復淮西，群臣請刻石紀功，明示天下，為將來法式，陛下推勞臣下，允其誌願，使臣撰《平淮西碑文》者。聞命震駭，心識顛倒，非其所任，為愧為恐，經涉旬月，不敢措手。

竊惟自古神聖之君，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，必有奇能博辯之士，為時而生，持簡操筆，從而寫之，各有品章條貫，然後帝王之美，巍巍煌煌，充滿天地。其載於《書》，則堯舜二《典》，夏之《禹貢》，殷之《盤庚》，周之五《誥》。於《詩》，則《玄鳥》《長發》，歸美殷宗；《清廟》《臣工》、小大二《雅》，周王是歌。辭事相稱，善並美具，號以為經，列之學官，置師弟子，讀而講之，從始至今，莫敢指斥。向使撰次不得其人，文字曖昧，雖有美實，其誰觀之？辭跡俱亡，善惡惟一。然則茲事至大，不可輕以屬人。

伏惟唐至陛下，再登太平，剗刮群奸，掃灑疆土，天之所覆，莫不賓順。然而淮西之功，尤為俊偉，碑石所刻，動流億年，必得作者，然後可盡能事。今詞學之英，所在森列；儒宗文師，磊落相望。外之則宰相、公卿、郎官、博士，內之則翰林、禁密、遊談、侍從之臣，不可一二遽數。召而使之，無有不可。至於臣者，自知最為淺陋，顧貪恩待，趨以就事，叢雜乖戾，律呂失次。乾坤之容，日月之光，知其不可繪畫，強顏為之，以塞詔旨，罪當誅死。其碑文今已撰成，謹錄封進。無任慚羞戰怖之至。

論捕賊行賞表

臣愈言：臣伏見六月八日敕，以狂賊傷害宰臣，擒捕未獲，陛下悲傷震悼，形於寢食，特降詔書，明立條格，云有能捉獲賊者，賜錢萬貫，仍加超授。今下手賊等，四分之內，已得其三，其餘兩人，蓋不足計。根尋蹤跡，知自承宗，再降明詔，絕其朝請。又與王士則、士平等官。八日之制，無不行者，獨有賞錢，尚未賜給。群情疑惑，未測聖心。聞初載錢置市之日，市中觀者日數萬人，巡繞瞻視，諮嗟歎息，既去復來，以至日暮。百姓小人，重財輕義，不能深達事體，但見不給其賞，便以為朝廷愛惜此錢，不守言信。自近傳遠，無由辯明。且出賞所以求賊，今賊已誅斬，若無人捉獲，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？士則、士平何故與美官也？三事既因獲賊，獲賊必有

其人，不給賞錢，實亦難曉。假如聖心獨有所見，審知不合加賞，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！況今元濟、承宗，尚未擒滅；兩河之地，大半未收；隴右、河西，皆沒戎狄。所宜大明約束，使信在言前，號令指麾，以圖功利。況自陛下即位以來，繼有丕績：斬楊惠琳，收夏州；斬劉辟，收劍南東西川；斬李錡，收江東；縛盧從史，收澤、潞等五州；威德所加，兵不汙刃，收魏、博等六州；致張茂昭，張愔，收易、定、徐、泗、濠等五州。創業已來，列聖功德，未有能高於陛下者。可謂赫赫巍巍，光照前後矣。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，為巨唐中興之君，宗廟神靈，所共祐助。勉強不已，守之以信，則故地不足收，而太平不難致。如乘快馬行平路，遲速進退，自由其心，有所欲往，無不可者。於此之時，特宜示人以信。孔子欲存信去食，人非食不生，尚欲舍生以存信，況可無故而輕棄也！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，欲富國強兵，行令於國，恐人不信，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，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，與五十金。有一人徙之，輒與五十金。秦人以君言為必信，法令大行，國富兵強，無敵天下。三丈之木，非難徙也；徙之，非有功也。孝公輒與之金者，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。昔周成王尚小，與其弟叔虞為戲，削桐葉為珪，曰：「以晉封汝。」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。成王曰：「吾與之戲耳。」史佚曰：「天子無戲言。言之則史書之，禮成之，樂歌之。」於是遂封叔虞於晉。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，恣其所為，不問出入，令謀項羽。平用金間楚，數年之間，漢得天下。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，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。以此觀之：自古以來，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，亦未有不費小財而能收大利者也。

臣於告賊之人，本無恩義，彼雖獲賞，了不關臣。所以區區盡言，不避煩黷者，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。伏望恕臣愚陋僻憃之罪，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。天下之幸，非臣之幸也。謹奉表以聞，臣愈誠惶誠恐。

論佛骨表

臣某言：伏以佛者，夷狄之一法耳，自後漢時流入中國，上古未嘗有也。昔者黃帝在位百年，年百一十歲；少昊在位八十年，年百歲；顓頊在位七十九年，年九十八歲；帝嚳在位七十年，年百五歲；帝堯在位九十八年，年百一十八歲；帝舜及禹，年皆百歲。此時天下太平，百姓安樂壽考，然而中國未有佛也。其後，殷湯亦年百歲，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，武丁在位五十九年，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，推其年數，蓋亦俱不減百歲，周文王年九十七歲，武王年九十三歲，穆王在位百年。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，非因事佛而致然也。

漢明帝時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；其後亂亡相繼，運祚不長。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元魏以下，事佛漸謹，年代尤促；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前後三度捨身施佛，宗廟之祭，不用牲牢，晝日一食，止於菜果。其後竟為侯景所逼，餓死臺城，國亦尋滅。事佛求福，乃更得禍。由此觀之，佛不足事，亦可知矣。高祖始受隋禪，則議除之。當時群臣材識不遠，不能深知先王之道、古今之宜，推闡聖明，以救斯弊，其事遂止。臣常恨焉。

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，神聖英武，數千百年已來，未有倫比。即位之初，即不許度人為僧尼、道士，又不許創立寺觀。臣嘗以為高祖之志，必行於陛下之手，今縱未能即行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！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，御樓以觀，舁入大內，又令諸寺遞迎供養。臣雖至愚，必知陛下不惑於佛，作此崇奉，以祈福祥也。直以年豐人樂，徇人之心，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，戲玩之具耳。安有聖明若此，而肯信此等事哉！然百姓愚冥，易惑難曉，苟見陛下如此，將謂真心事佛，皆云「天子大聖，猶一心敬信；百姓何人，豈合更惜身命！」焚頂燒指，百十為群，解衣散錢，自朝至暮，轉相倣效，惟恐後時。老少奔波，棄其業次，若不即加禁遏，更歷諸寺，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。傷風敗俗，傳笑四方，非細事也。

夫佛本夷狄之人，與中國言語不通，衣服殊制，口不言先王之法言，身不服先王之法服，不知君臣之義、父子之情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，奉其國命，來朝京師；陛下容而接之，不過宣政一見，禮賓一設，賜衣一襲，衛而出之於境，不令惑眾也。況其身死已久，枯朽之骨，凶穢之餘，豈宜令入宮禁？

孔子曰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。」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，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，然後進弔。今無故取朽穢之物，親臨觀之，巫祝不先，桃茢不用，群臣不言其非，御史不舉其失：臣實恥之，乞以此骨付之有司，投諸水火，永絕根本，斷天下之疑，絕後代之惑，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，出於尋常萬萬也。豈不盛哉！豈不快哉！佛如有靈，能作禍祟，凡有殃咎，宜加臣身；上天鑒臨，臣不怨悔。無任感激懇悃之至，謹奉表以聞。臣某誠惶誠恐。

潮州刺史謝上表

臣某言：臣以狂妄戇愚，不識禮度，上表陳佛骨事，言涉不敬，正名定罪，萬死猶輕。陛下哀臣愚忠，恕臣狂直，謂臣言雖可罪，心亦無他，特屈刑章，以臣為潮州刺史。既

免刑誅，又獲祿食，聖恩宏大，天地莫量，破腦刳心，豈足為謝！臣某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臣以正月十四日，蒙恩除潮州刺史，即日奔馳上道，經涉嶺海，水陸萬里，以今月二十五日，到州上訖。與官吏百姓等相見，具言朝廷治平，天子神聖，威武慈仁，子養億兆人庶，無有親疏遠邇，雖在萬里之外，嶺海之陬，待之一如畿甸之間，輦轂之下。有善必聞，有惡必見，早朝晚罷，兢兢業業，惟恐四海之內，天地之中，一物不得其所，故遣刺史麵問百姓疾苦，苟有不便，得以上陳。國家憲章完具，為治日久，守令承奉詔條，違犯者鮮，雖在蠻荒，無不安泰。聞臣所稱聖德，惟知鼓舞讙歡呼，不勞施為，坐以無事。臣某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

臣所領州，在廣府極東界上，去廣府雖云才二千里，然往來動皆經月。過海口，下惡水。濤瀧壯猛，難計程期；颶風鱷魚，患禍不測。州南近界，漲海連天；毒霧瘴氛，日夕發作。臣少多病，年才五十，發白齒落，理不久長，加以罪犯至重，所處又極遠惡，憂惶慚悸，死亡無日。單立一身，朝無親黨，居蠻夷之地，與魑魅為群，苟非陛下哀而念之，誰肯為臣言者？臣受性愚陋，人事多所不通，惟酷好學問文章，未嘗一日暫廢，實為時輩所見推許。臣於當時之文，亦未有過人者。至於論述陛下功德，與《詩》《書》相表裏；作為歌詩，薦之郊廟；紀泰山之封，鏤白玉之牒；鋪張對天之閎休，揚厲無前之偉績，編之乎《詩》《書》之策而無愧，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。雖使古人復生，臣亦未肯多讓。

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，四海之內，莫不臣妾，南北東西，地各萬里。自天寶之後，政治少懈，文致未優，武克不剛，孽臣奸隸，蠹居棋處，搖毒自防，外順內悖，父死子代，以祖以孫，如古諸侯，自擅其地，不貢不朝，六七十年。四聖傳序，以至陛下，陛下即位以來，躬親聽斷；旋乾轉坤，關機闔開；雷厲風飛，日月所照；天戈所麾，莫不寧順；大宇之下，生息理極。高祖創制天下，其功大矣，而治未太平也；太宗太平矣，而大功所立，咸在高祖之代。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，接因循之餘，六七十年之外，赫然興起，南面指麾，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。宜定樂章，以告神明，東巡泰山，奏功皇天，具著顯庸，明示得意，使永永年代，服我成烈。當此之際，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，而臣負罪嬰，自拘海島，戚戚嗟嗟，日與死迫，曾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、隸禦之間，窮思畢精，以贖罪過，懷痛窮天，死不閉目，瞻望宸極，魂神飛去。伏惟皇帝陛下，天地父母，哀而憐之，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。謹附表陳謝以聞。

賀冊尊號表

臣某言：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及關輔百姓耆耋等，以陛下功崇德巨，天成地平，宜加號於殊常，以昭示於來代，陳請懇至，於再於三。陛下仰稽乾符，俯順人誌，乃以新秋首序，令月吉辰，發揚鴻休，膺受顯冊。天人合慶，日月揚光，環海之間，含生之類，歡欣踴躍，以歌以舞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

臣聞體仁長人之謂「元」，發而中節之謂「和」，無所不通之謂「聖」，妙而無方之謂「神」，經緯天地之謂「文」，戡定禍亂之謂「武」，先天不違之謂 「法天」，道濟天下之謂「應道」。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，子育億兆，視之如傷，可謂體仁以長人矣；喜怒以類，刑賞不差，可謂發而中節矣，明照無私，幽隱畢達，可謂無所不通矣；發號出令，雲行雨施，可謂妙而無方矣；三光順軌，草木遂長，可謂經緯天地矣；除剗寇盜，宇縣清夷，可謂戡定禍亂矣；風雨以時，祥瑞輻湊，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；國內無饑寒，四夷皆朝貢，可謂道濟天下矣。眾美備具，名實相當，赫赫巍巍，超今冠古。方當議明堂、辟雍之事，撰泰山、梁父之儀，搜三代之逸禮，補百王之漏典，時乘六龍，肆覲東後。

微臣幸生聖代，觸犯刑章，假息海隅，死亡無日。瞻望宸極，心魂飛揚，有永棄之悲，無自新之望。曾不得與鳥獸率舞、蠻夷縱觀為比。銜酸抱痛且恥且慚，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。謹奉表陳賀以聞。

袁州刺史謝上表

臣某言：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，先朝恕臣愚直，不加大罪，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。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，其年十月二十四日，準例量移，改授袁州刺史。以今月八日，到任上訖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伏以州小地狹，稅賦及時，人安吏循，閭裏無事。微臣惟當布陛下維新之澤，守國家太平之規，勸以耕桑，使無怠惰而已。臣以愚陋無堪，累蒙朝廷獎用，掌誥西掖，司刑南宮，顯榮頻煩，稱效寂蔑；又蒙赦其罪累，授以方州。重思宏，身微命賤，無階答謝，惟積慚惶，無任感恩慚惕之至。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。

賀皇帝即位表

臣某言：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，昭升大位。天地神祇，永有依歸；華夏蠻貊，永有承事；神人交慶，日月貞明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臣聞王者必為天所

相，為人所歸，上符天心，下合人誌，然後奄有四海，以君萬邦。伏惟皇帝陛下，承列聖之丕績，當中興之昌運。爰自主鬯春宮，齒胄國學，孝友之美，實形四方；英偉之姿，久動群聽。及初嗣位，遐邇莫不歡心，爰降詔書，老幼或至垂泣。舉用俊乂，流竄奸邪，雖虞舜之去「四凶」、舉「十六相」，不能過也。天下翹首以望太平，天下傾心以觀至化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臣聞昔者堯舜以籲嗟，君臣相戒，以致至治，周文王以憂勤，日中不食，以和萬民，故能澤流無窮，名配日月。伏惟皇帝陛下，儀而象之，以永多福，天下幸甚，天下幸甚！微臣往因言事，得罪先朝，守郡遠方，拘限條制，不獲奔走稱慶闕庭。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。謹奉表以聞。

賀赦表

臣某言：伏奉二月五日制書，大赦天下，常赦所不原者，咸蒙除罪，與之更始，令得自新。恩浹幽明，慶溢寰海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臣聞王者必于嗣位之始，降非常之恩，所以象德乾坤，同明日月。伏惟皇帝陛下，文思聰明，聖神睿哲，發號出令，雲行雨施，懼刑政之或差，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，濾法訛之益奸。罪人悉原，墜典咸舉。生恩既及于四海，和氣遂充于八紘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微臣往因論事，獲譴海隅，施沐朝獎，待罪山郡，未離貶竄之地，忽逢曠蕩之恩，踴躍欣歡，實倍常品。限以官守，不獲隨例稱慶闕庭。無任感恩戀闕之至。謹奉表陳賀以聞。

賀冊皇太后表

臣某言：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，皇太后光膺令典，受冊宮闈。歡心始自于內朝，孝理遂形于寰海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皇太后夙贊先皇，弼成至化，誕生明聖，纘繼鴻庥。華胥實贊于軒圖，文母有光于周道。恭惟懿德，克配前芳。皇帝陛下出震承乾，垂衣御極，式展臣子之志，以明教化之源，禮命載崇，華夷同慶。臣待罪外郡，不獲隨例稱賀闕庭，無任踴躍欣歡之至。謹奉表陳賀以聞。

賀慶雲表

臣某言：臣所領州，今月十六日申時，有慶雲見於西北，至暮方散。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，無不見者。五彩五色，光華不可遍觀；非煙非雲，容狀詎能詳述。抱日增麗，浮空不收，既變化而無窮，亦卷舒而莫定。斯為上瑞，實應太平。臣某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謹按沈約《宋書》云：「慶雲五色者，太平之應。」又據《孝經·援神契》曰：「王者

德至山陵，則慶雲出。」故黃帝因之以紀事，虞舜由之而作歌。又按季夏六月，土王用事，其日景戊，亦主於土。西北方者，京師所在，土為國家之德，祥見京師之位，既征於古，又驗於今。伏惟皇帝陛下，德合覆載，道光軒虞；嗣位之初，禎祥繼至，升平之符既兆，仁壽之域以躋。微臣往在先朝，以論事得罪，身居貶黜之地，目睹殊常之慶，抃躍欣幸，實倍常情。伏乞宣付史官，以彰聖德所致。瞻戀闕庭，心魂飛馳，無任欣抃踴躍之至。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。

慰國哀表

臣某言：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，大行皇帝奄棄萬國。承詔哀惶，號踴無地；伏惟聖情，何可堪處！大行皇帝功濟寰區，仁沾動植。奉諱之日，率土崩心，凡在臣子，不勝殞裂。伏惟陛下，痛貫宸極，聖情難居。臣拘守遠郡，不獲匍匐奉慰，瞻望闕庭，且悲且戀。謹奉表陳慰以聞。

請上尊號表

臣某言：臣得所管國子、太學、廣文、四門及書、算、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。稱身雖賤微，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，讀六藝之文，修先王之道，粗有知識，皆由上恩。今天子整齊乾坤，出入神聖；經營乎無為之業，遊息乎混元之宮，不謀于庭，不戰于野；坐收冀部，旋定幽都；析木天街，星宿清潤；北嶽醫閭，神鬼受職；地彌天區，界軼海外。舜之十有二州，周之千七百國，章亥所步，禹契所書，四面輻輳，各修貢職。西戎之首，北虜之渠，怛威愧德，失據狼狽，收其種落，逃循遠去，來獻羊馬，千里不絕。功既如此，德又如彼：爰初嗣位，首去奸嬖，隨所顧指，應時清寧。哀天下之鰥寡，釋四海之鬱結。左右前後，莫匪俊良；小大之材，咸盡其用，無所誅詰，一和以仁。由是五穀歲登，百瑞時見；六府三事，惟序惟歌。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，堯誅九嬰以定下土，血兵刃刃，僅就厥功，以方吾君，一何遠也。堯之在位，七十餘載，戒飭咨嗟，以致平治。孔子之聖，自云三年有成。今自嗣位以來，歲有餘耳，臻此功德，其何捷哉！置郵傳命，未足以諭。以非常之功，襲尋常之號；以冠古之美，屈守文之名。臣子之誠，闕而不奏；天號人稱，不滿事實。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。謂臣官居師長，不言謂何？考其所陳，中于義理，天人合願，不謀而同；非臣之愚，所敢隱蔽，輒冒死以聞。伏乞天恩，特允誠志，令公卿大夫得竭心慮，取正于經，以定大號，有司備禮，擇日以頒。天下幸甚，天下幸甚！臣某誠惶誠恐。

賀雨表

臣某言：臣聞聖人之德，與天地通，誠發於中，事應於外。始聞其語，今見其真。臣誠歡誠喜，頓首頓首。伏以季夏以來，雨澤不降。臣職司京邑，祈禱實頻；青天湛然，旱氣轉甚。陛下憫茲黎庶，有事山川。中使才出於九門，陰雲已垂於四野，龍神效職，雷雨應期。嘉穀奮興，根葉肥潤，抽莖展穗，不失時宜。人和年豐，莫大之慶。微臣幸蒙寵任，獲睹殊祥，慶抃歡呼，倍於常品。無任踴躍之至，謹奉表陳賀以聞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